

批判《三字经》的反动教育观

重庆一二〇中学 齐建华

《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是贩卖儒家反动教育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忠实奴才的“启蒙”教材，在社会上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流毒既广且深。因此，随着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日益深入，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深入剖析和批判《三字经》，是我们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末年的反动儒生王应麟编纂的。它的炮制出笼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根源。正如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北宋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渡，正在走下坡路。尤其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代表豪强地主阶级利益和儒家保守路线的反动势力更为嚣张。到了南宋，由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这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们“不事神佛祖先”、“无视君臣上下”，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等级制度。面对着南宋王朝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反动统治阶级实行了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用屠刀血腥镇压人民革命，一方面乞灵于孔孟之道来强化思想统治。由此，反动的程朱理学应运而生，把孔孟之道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尊儒反法的所谓“启蒙”、“普及”读本也纷纷出笼，毒害群众和儿童。作为礼部尚书的王应麟，是抓意识形态管教育的，他深知编教材宣传儒家正统思想的重要性，就用三字一句的顺口溜，炮制成了宣扬孔孟之道的“通俗”读物的黑标本《三字经》。从《三字经》的产生表明：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三字经》拚命兜售孔孟的反观教育观，完全是为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

《三字经》所贩卖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和唯心论的天才论。它开宗明义就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从孔孟那里搬来的。孔老二鼓吹“仁者人也”，“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这就是说施行“仁政”为“善”。《三字经》的开台锣鼓就唱出孔孟的“性善论”，在政治上是要给南宋的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和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涂上一层“善”的油彩，以掩盖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在教育上则是为反动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教化”群众，用孔孟之道来维护“人类本性”提供理论基础。《三字经》鼓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所谓“性乃迁”，包含着极其反动的阶级内容。孔老二说“天生德于予”，自吹上天赋予了他善良的德性。孟子说：“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天命”决定了反动统治阶级是“善”的本性的体现者、保持者，而劳动人民则根本不具备善性，就需要“教”。孔老二的孙子孔伋更露骨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上天赋予了统治阶级的善性，照着善性行动的就是道德，使人们实行这种道德就是教育。《三字经》还鼓吹什么“莹七岁，能咏诗，泌八岁，能赋棋”，“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无非是说，贵族地主的少爷、小姐们从小就与众不同，是得天独厚的“天才”、“神童”，而

劳动人民是天生愚蠢的，应当俯首贴耳地接受他们的教育。《三字经》就这样把“人性论”和“天才论”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了它所鼓吹的孔孟教育观的哲学基础。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的人性。”还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些教导，是对“性善论”和“天才论”的彻底否定和有力批判。《三字经》列举的几个乳臭未干的地主阶级少爷、小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根本谈不上什么知识和才能。由于他们的环境影响，可能较早的会哼几句吟风弄月的诗句，这同样是后天的影响，并非生而知之。而我们现在的学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通过开门办学，认识到地主、资本家的黑心肠，能种田、能做工，也有许多红小兵、“儿童团”能写诗歌颂毛主席，作画歌颂社会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和才能。《三字经》贩卖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和唯心论的“天才论”，实质上是要把封建地主阶级捧上“教育者”、“改造者”的宝座，而把劳动人民打入“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向劳动人民灌输孔孟之道，以延续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大肆鼓吹“仁爱”教育和“天才教育”的谬论，侈谈什么要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忠”，吹嘘自己有一个“特别灵”的好脑袋，把小法西斯儿子吹捧为“超天才”。其目的是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人性论”和“天才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使学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三字经》所推销的教学内容，贯穿着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的反动思想。《三字经》揭下了“智育第一”这个欺骗的面纱，露骨地规定学生“首孝悌，次见闻”，以遵守孔孟的伦理道德孝悌为首，学习知识为次。孔老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目的是以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为基础，进而忠君、守礼，防止“犯上作乱”。《三字经》提出的“首孝悌”的具体内容，就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明确地把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规定为学生必须身体力行的准则。为此，还给青少年开了一大堆书目，而且严格地规定了读书顺序，即认字教学完了，就按照“四书”、“六经”……的顺序死读下去。这些书，都是孔老二及其信徒编写或修改的，黑话连篇，毒汁四溅。它们的内容都是宣扬“克己复礼”的复辟倒退思想，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贩卖剥削阶级伦理道德，兜售没落阶级的处世哲学。《三字经》的作者，硬把这些破烂塞给学生，就是要使青年儿童无条件的就范于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成为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三字经》的编纂者还打着“考世系；知始终”的幌子，向学生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他把历史描写成一部帝王史，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诬蔑为“寇如林”，根本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更有甚者，作者美化歌颂旧制度，宣扬复古倒退，颂扬尧舜“称盛世”，称誉周朝奴隶制“最长久”；对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这一历史潮流咒骂为“王纲坠，逞干戈”的“乱世”，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诬蔑为搞“兼并”；而以后的一些朝代，更是“失统绪”，一代不如一代。这些颠倒历史的说教，恰好证明了《三字经》是倒退经、复辟经。

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政治方向。”《三字经》的作者给学生推销的学习内容，其实质就是在封建学校中坚持地主阶级的政治方向，把学生培养成地主阶级的接班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培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奴才，也总是在教学内容上大肆贩卖黑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在教材中塞进了许多封、资、修的东西，甚至连《三字经》中宣扬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也出现在小学语文课里，还出版了宣

扬孔孟之道的《新三字经》等。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党阀、大军阀，则教子尊孔读经，还找了一班人东抄西录，搞什么四书集句。对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遵照毛主席“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教导，在教材和教学中彻底肃清封、资、修的思想毒素，使教学内容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三字经》所鼓吹的教育途径是“读书做官”，所兜售的教育方法是“闭门修养”。一本《三字经》讲到“教”和“学”的地方达一二十处之多。看，王应麟这个孔孟信徒板着脸训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苟不学，曷为人”，“人不学，不如物”。不“教”不“学”都是罪过甚至连牲畜都不如。我们说，“教”，家长和教师是有责任，但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按照什么路线去“教”。《三字经》的作者教训青年和儿童“尔小生，宜立志”，要立什么样的志呢？《三字经》不厌其烦地编造了一则则骗人的故事，捧出了一个个“勤学”的典型：“披蒲编，削竹简”，“头悬梁，锥刺骨”，“如囊萤，如映雪”……等等。作者还嫌不够，又列举了苏老泉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这些“典型”，无非是说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勤奋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做了官，就能“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只要当了官，就可以对上尽量为君王效力卖命，对下仗势欺压劳动人民，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什么都有了。很清楚，《三字经》的作者鼓吹学生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要青年立下“上致君，下泽民”的反动志向，长大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三字经》在鼓吹剥削阶级的“读书做官”的教育方针的同时，还兜售一套反动的唯心论的教育方法。“凡训蒙，须讲究”，“教之道，贵以专”，那么，教育青年应讲究什么方法，学生应怎么专？《三字经》首先要家长学习“昔孟母，择邻处”的方法，让子女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劳动人民，专心闭门读书；接着，又要青年“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就是要学生死记硬背，冥思苦想，日夜苦读。这是孔孟的“内省”、“修己”、“默而识之”的唯心主义修养经的翻版，是彻头彻尾“三脱离”的道路和方法。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还发出了光辉的《五·七指示》，给我们指出了教育的明确方向；规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指明了道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以社会为课堂，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开门办学，实行启发式教学，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和成长。这是对《三字经》所鼓吹的闭门读书和个人奋斗的教育途径的有力批判。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孔孟的忠实信徒林彪一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惊呼“搞糟了”。他以《三字经》为榜样，扯起“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破旗，宣扬“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诬蔑开门办学是“放鸭子”、“跑龙套”，叫喊什么“学生就是要坐下来读书”等等，妄图要青少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孔孟之道的儒家经典以及《三字经》之类，没有能够挽救奴隶制的崩溃和南宋王朝的垮台，同样也挽救不了林彪一伙必须覆灭的命运。

总之，《三字经》是一本骗人经、害人经，从头到尾都浸透了孔孟教育思想的毒汁。过去，孔孟的信徒们极力吹捧这本书，说什么：“三字编成便学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句句知诠释，子史经书一贯通”。但在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加以剖

（下转第84页）

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时间、地点、气候、环境等诸种因素，引起了毛主席深刻的联想。曹操，虽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位进步的政治家，他北伐乌桓，也是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然而，他的成功毕竟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他的诗章也更多地是抒发了个人的政治抱负。这一切，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由历史的联想回到现实，以自然风物之相同，突出人类社会之变化。这变化，是两种制度，两个社会，两重天地，两样人间啊！

“换了人间”，这是对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他们今天在党内的代理人——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的严正批判。就在当时，刘少奇一伙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他们诬蔑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气势汹汹地大砍合作社，企图把广大农民、进而把整个中国拉向资本主义。然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只不过是痴心妄想。五亿农民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合作化道路，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胜利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换了人间”的空前巨变，多么无情地嘲弄了那一小撮机会主义臭虫！

“换了人间”，这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充满信心的揭示。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剥削阶级的改朝换代都不能消灭私有制的罪恶，只有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换了人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看吧，秦皇岛的渔民正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就是对“知向谁边”的最好回答。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建国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解决。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象秦皇岛的渔民一样，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努力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上接第81页）

析，就不难识出它的毒性。现在我们要指出：“三字编成害人经，天人颠倒杂其中，满篇孔孟荒唐言，毒害青年罪难容。”当前，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兴起，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教育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但是，“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三字经》所鼓吹的孔孟教育思想的流毒仍然存在，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将是长期的、激烈的。因此，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深入批判《三字经》之类的坏书，使广大青少年从小粗知一点马列主义，敢于批判孔老二，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在开展对《三字经》的反动教育观的批判和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斗争中，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